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卷十一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腹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仰一夕無病而終這是後話正是

一首新詞弔麗容

雖為翰苑名賢事

貞魂含笑夢相逢

編入稗官小史中



蘇知縣羅衫再會

早潮纏罷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
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
錦繡腹隱珠璣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
懷抑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
李買舟而行擇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
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為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蓉開過
尚盈七何處飛來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聞
瓦上弄琵琶苦含情遣誰听煙歛雲收依約是湘
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扁曰秋江亭
舟人道這亭子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
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靜時去看一
看叶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
到亭邊停橈穩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窓



開倚欄而望見山水相啣江天一色李生心喜
童子將卓椅拂湏焚起一炉好香取瑤琴橫於卓
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牆壁上多有留題字
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觀
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
處

酒是燒身焮焰色為割肉鋼刀財多招忌損人苗
氣是無煙火藥○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
勸君莫恋最為高終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為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禮若無色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千庶人皆沒用度若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釋有何不可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就在西江月首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李生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燼方欲就坐再撫

一曲忽賦盡簷前一陣風起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李生此時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卧朦朧中但聞環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冤特來拜謝李生心中開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全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通名四女各言詩一
句穿黃的道

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

一而紅妝愛殺人

穿白的道

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

氣血世界滿乾坤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女

氣李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

分剖

香醇美味酒為先

美貌芳年色更鮮

財積千箱稱富貴

善調五氣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褒獎乞先生於吾

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過之女奉陪枕席少效

恩環李生搖手連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

丹桂無心戀野外間花請勿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

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儷非路柳墻花之

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况
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少年
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
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過之女小生情願相留言之
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急急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
無過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過酒女道妾亦有匹

江月一首

善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
雪月風花玩賞

又道還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消在八仙醉倒紫雲鄉
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鄉小生情願相留
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柳眉倒豎星眼圓
睜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賤人我且問你你只講
酒的好處就罷了爲何重已經人亂講好色的能生
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
誇已的好處却不知已的不好處

平帝喪身因酒毒

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李生道有理。古人亡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留。只見紅衣女妖，二嬌三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無過之女，也有西江月為證。

舞羨鴛鴦交頸，又看連理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豈可人無歡愛。○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貪意多才。紅羅帳裏兩和諧，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縱欲留色女，那白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麼說，千金難買，終不然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涓涓

吳國西施事可憐

貪恋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道尾生喪身，夫差亡國，皆由於色。其過也不下。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

收盡三才，杖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空手難施德行。○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休因閒氣，閒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科第如反掌耳。縱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為何說休爭閒氣為人在世

沒了氣，還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昔日石崇因富死。

命若無時枉用功。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搖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饑，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間處世，何如？黑衣女道：像妾處世

呵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含為元氣，散為風，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生身六尺，喉間三寸，流通財和酒色，盡包籠無氣，誰人享用。

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請先生，休听其言。我三人豈被賤婢包籠乎？且听我教他過失。

霸王白刎在烏江。

有智周瑜命不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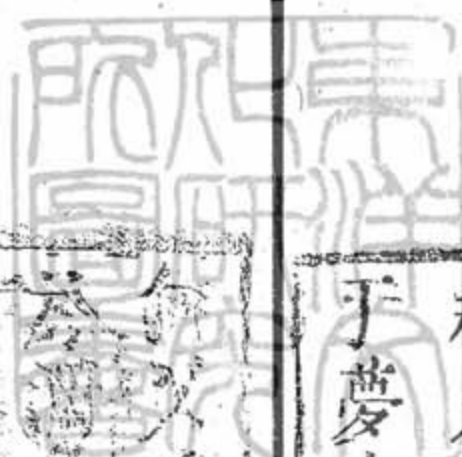
多少陣前雄猛將。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躇思想：呀，四女皆為有過之人，四位賢姐，小生褻薄衾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四女此時互相埋怨：恁這個說先生留我，為何要你打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為何要你爭先？話不投机，一時間打罵起來。

酒罵色盜人骨髓色罵酒專惹非災財罵氣能傷
肺腑氣罵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
室髻歪財女插篦叫氣女倒塵埃一个上鬢鬆髻
髮遮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
為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
閃開待我打死這三个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
着琴絃啗的一声响驚醒回來擦磨睡眼定睛看時
那見四女踪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
于夢寐之間據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為有過我為



有這一首詞贊揚其美使後人觀吾此詞恣意
已沉迷於財氣我即為禍之魁首如今欲要說
道不知難以悔筆也罷如今再題四句等人酌量而
行就在粉牆西江月之後又揮一首

飲酒不醉最為高
好色不乱乃英豪
無義之財君莫取
怨氣饒人禍自消

這段評話雖說酒色財氣一般看起有過細看起酒也
有不會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事但
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
氣二又活財色裏面了今日說一椿異

閩華爲財色二字弄出五六前禍來後來悲歡離合
鑿了錫片一場佳話正是

說時驚破奸人胆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却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箇兄弟二人姓
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
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二舉登
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
家住了數月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
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爲好
官此去止飲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盡數收拾將子

分之三留爲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用當日拜
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養高堂爲兄的若
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
然淚下蘇雨道哥上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
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
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事登
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稟道此去是水路該用船隻
偶有順便回頭的官座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
好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
貨都裝載得滿七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爲孝順之礼謂之坐艙錢蘇知縣是个老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聞說不要他船錢已自勾了还想甚麼坐艙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攬撥蘇知縣同家小下了官艙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駟將近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漏來滿船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二艙岸一時間將家眷和行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冶容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个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埧上街居住又攬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還船租銀兩他合着一班水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都不是个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悄地將船移動到僻靜去處把客人謀害劫了財帛如此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裏這些夥計一个二羹香飯熟飽食煖衣正所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你道徐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
况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难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
个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爲官曾在揚州娶了一位
小奶子後來小奶子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
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遙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賃
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水牌下水時
就是徐能包攬去了徐能因爲做那私商的道路到
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
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知縣
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閒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尋主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看見搬上許多箱
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个嬌二滴二
少年美貌的奶子上來徐能是个貪財好色的都頭
不覺心窩發痒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
行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
回頭徐能陪个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
要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
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叔時上岸若就有个
好船換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山東
王尚書府中水牌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好。又至固。又乾淨。慣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時。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稟知家主蘇知縣。叫蘇勝先去看。看了艙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複移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幫手。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你們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叫

做徐用。班中都稱爲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動手脚。往日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九遍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却自有心。所得說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任。寫了哥子的船。又見哥二去喚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對他說。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却怕兄弟阻攔他。這番穩善的生意。心中嘿。不喜。正是

涇渭自分清共濁

薰蕕不混臭和香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弟。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眾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恭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好買賣，不可挫過你，却不要阻攔我。」徐用道：「哥，斷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盈囊滿篋，必是貪贓。」

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碍。如今方纔赴任，不過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況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一位星宿哥，二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子，你哥正死了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个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子，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強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脚，二膿，三船艙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二上岸來，徐用

見趙三上岸洋二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適幾與二哥說甚麼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在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爲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名叫做趙一刀當下衆人飲酒散了杖時歇息看看天晚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聞得船上起身收拾篷索叫蘇勝問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趁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爺們睡穩莫要

等我自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當听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却說徐能撐開船頭見風色不順正中其意拽起滿篷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拋鉄猫楊辣嘴把定頭艙門口沈鬍子守舵趙三當先提着一口潑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用一人却說蘇勝打鋪睡在艙口听得有人推門進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頸子蘇勝只叫得一声有賊又復一刀砍殺拖出艙口向水裏瀰下去了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嚷摸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
大點起火把照得艙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隻膝跪下
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
不得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在道使不
得却便似

秋深逢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眾人動擺不
幹好事走進艙來却好抱住了哥三扯在一邊不容
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罷不得手了徐
用道他中了一場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却了

他財帛占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
也忒罪過徐能道兄弟別事听得你這一件听不得
你留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手徐用越
抱得緊了便道哥三既狀放他不得拋在湖中也得
个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三
撒下手中凶器兄弟方好放手徐能果狀把板斧撇
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对蘇知縣道免便免你一斧只
是鬆你不得便將踪纜捆做一團如一隻餛飩相似
向水面撲通的丟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夫
人鄭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那裏容他把艙門

閉閉撥回船頭將篷扯滿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了頂頭大逆風往來都使得篷儀真至邵伯湖不過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埧口上徐能回家喚了一乘肩輿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二上橋一路哭上啼三竟到了徐能家裏徐能分付朱婆你好生勸慰奶二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從順還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二有賞朱婆領命引着奶二歸處徐能叫眾人將船中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口猪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剝皮都請將來做慶賀

延席徐川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三不仁到夜來必朕去逼蘇奶三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壞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衆人大酒大肉直喫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折碗滿斟熱酒碗內約有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來攙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弟的違拘了兄長必朕見惟若果朕不惟可飲兄弟這甌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用疑心將酒一飲而盡衆人見徐用効了酒都起身把盞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个大喜我等一人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得每人陪過喫得酪酊大醉徐用見哥三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了灯笼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却鎖了徐用從牆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裂開取灯笼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顧逕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声响徐用側耳而听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二既立意不順從何不就船中尋个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

去鄭夫人哭道奶二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爲有九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婆道奶二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婦道家做不得程嬰杵臼也是在朕徐用听到這句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竟不附体連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忙我是來救你的我哥三已醉乘此机会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的不干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半日也十分可怜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似

毬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單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遼信步而行只揀僻靜處走去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蘇奶三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脚痛那朱婆却走不動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發喘起來道奶三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恐怕反拖累奶奶日喜天色微明奶三前去好尋個安身之處老身



在此處途路還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奴家患難之際只得相撇了只是媽三遇着他人休得漏了奴家消息朱婆道奶三尊便老身不悞你的事鄭夫人換回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个乾淨好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双旧鞋脫下投井而施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有一第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安歇菴內人應開門鄭夫人擡頭看見驚上加驚想道我來錯了原來是僧人開得南边和尚們最不學好孕

了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晦氣千死萬死左右一死
且進門觀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
像个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問訊叙話起來
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黃天蕩遇盜之事
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二暫在幾日不妨却不敢
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指說猶未了鄭夫人腹
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曉
得此道兒問道奶二這痛陣到像要分娩一般鄭夫
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怀九个月孕因昨夜走急了路
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二莫慌我說這裏是

佛地不可污穢奶二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
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爲本這十方地面不留
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冤
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葢後有人厠屋奶二
若沒處去權在那厠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葢未
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葢後厠屋
裏去雖則厠屋喜得不是个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
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產下一个孩兒老尼听得
小兒啼哭之聲忙走來看說道奶二且喜平安只是
一件母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人撫養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在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遣个好人收養此兒。』」祝罷，將孩兒遞與老尼，央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声「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名大柳村，撇於柳樹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伊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價看戲。鄭夫人將隨身簪珥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爲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菴，攸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衆人見主人酒醉，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一個丫鬟口呆對答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
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
走那蘇奶一的舊路到義井頭看見一双女鞋原
是他先前老婆的舊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难道
他特地奔出去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巴着井欄一望
黑洞七地不要管他再趕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大
柳村前全無踪跡正欲回身只听得小孩子哭响走
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个小孩兒且是生得
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撇下的心中
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眼

賜與我爲嗣輕一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
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抱了孩子就回到得家
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个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
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
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有詩爲
証

插下薔薇有刺藤
凡人、不識天公巧

養成乳虎自傷生
種就秧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強賊攔入黃天蕩來自古
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該活一千個也休了只爲蘇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湏到嚮水
關邊，恰好有個徽州客船泊於關口，客人陶公夜半
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
是一個人，渾身細縛，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
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浸了半
夜，還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
解開繩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
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
公是本分生理之人，听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
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变了

相不相容，便改口道：如今盤費一空，文憑又失，此身
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
恠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間事。若只要
個安身之處，敝村有個市學，倘肯相就，叔住幾時。蘇
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
帶回家中。這村各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
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
供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着那蘇知縣
自在村中教學，正是

未司社稷民人事

叔作之乎者也師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
你哥三爲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
親往蘭溪任所討个音耗回來以慰我懸三之望蘇
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月來
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
裏值知縣退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
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屬你快通
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屬可通个名姓小人
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
州家鄉而來皂隸兜臉打一啞罵道見鬼大爺自姓

高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間後堂又有幾個
閒蕩的公人听得了走來幫與罵道那裏來這光棍
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辯那个听他正在那里
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房內的高知縣開私宅
出來問甚緣由蘇雨听說大爺出衙睜眼看時却不
是哥三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稟道小人是北直隸涿
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
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不遠千里來
到此間何期遇了恩相恩相既在此榮任必知家兄
前任下落高知縣慌忙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覆舟定是遭寇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听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他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澈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听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子於庫房取書儀十兩送與蘇雨爲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苦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姚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爲兒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衆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脚見一老婆三、面如秋葉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甌向井頭汲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二作揖求一甌清水解渴老婆
二老眼朦朧看見了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
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二道十步
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个下馬跟到婆二家
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焚
了瓦礫成堆無人收拾止剩得所房三間將土牆隔
斷左一間老婆二做個卧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庫
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灵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
兒蘇雨所側邊是个耳房一个老婢在內燒火老婆
二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湊出二

盞熱騰騰的茶將托盤托將出來道小官人吃茶老
婆二看着小官人目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
恠而問之老婆二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句
言語料想郎君不恠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恠之有
老婆二道官人尊姓青春几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
方一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二屈指
暗數了一回撲簌二淚珠滾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
覺慘狀道婆二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二道
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職受蘭溪縣
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遣次

男蘇雨親往任所体探連蘇雨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喪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卧室老身和這婢子兩只杖住這幾間屋內坐以待死適總偶見郎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五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即君若不嫌貧賤在草舍權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內到可憐這婆子也不忍別去就肯住了老婆子宰雞煮飯管待徐繼祖叙了二三更的話就留在中間歇息次早老婆子起身又去

了早飯臨去時依三不捨在被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拆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却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摺時被灯煤落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亡兒穿至今老身收着今日老身見了郎君就如見我蘇雲一般郎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衰暮之景來年春闈得策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听蘇雲蘇雨一个實信見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施声痛哭徐繼祖沒來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子別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听他未娶，情願賠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為不曾稟命於父親，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為急缺風憲事，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刷卷，就便回家省親。婦娶剛好一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着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觀螻蛄

看你橫行得幾時

再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日照鏡，覺得龐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本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悴，又是道姑打扮，料無人認得。況且吃了這幾年安逸茶飯，定害菴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幫賑菴中，二來往儀真一路去，順便打聽孩兒消息。常言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天天可憐，有近處人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個報仇之人，却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安托了鉢盂，出菴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沿街搭彩迎接劄卷御史徐爺鄭夫人到一家化齋其家乃是里正薛道我家爲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日來布施罷却有間壁一個人家有女眷開立在門前觀看搭彩看這道姑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却不甚長見化不得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訊過了那女眷便延進中堂將素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末遂將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二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眷的家長伏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姑你受恁般冤苦見今劄卷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狀申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初未識字寫不得狀詞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寸的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夫蘇雲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豈期船戶積盜徐能糾夥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岫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寃無雪徐盜見在五坦街住懇乞 天臺捕獲正法生死啣恩激切
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出走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
寧太道周兵備船中答拜船頭上一清如水鄭氏不
知利害逕蹠上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屈
來徐爺在艙中聽見也是一緣一会偏覺得音聲悽
慘叫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不看猶可看
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
請教這婦人所告正是老父孀生欲待不准他狀又
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備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
是青年不知悵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
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

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
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
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
睡想道我父親積年爲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
先劫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冤上加冤
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驀然又想起三
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強人所算想必
就是此事了又想道我父親劫掠了一生不知造下
許多冤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得小時上
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任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奶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悞莫悞次日開門將家書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霸街上太爺親拆巡捕官帶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人心中慘然畧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并羅衫包裹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一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菴中暫住待

徐訪強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

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

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

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只是

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

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

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

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蕩打劫蘇

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

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討氣絕。纔姚大見愈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劫蘇知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裹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段，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蘇知縣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發牌起程往南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榮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三家村教學，想起十九年前之事，老母在家音信隔絕，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似真尋訪消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去掃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寄謝陶公收拾了筆墨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灯烛輝煌，自己拜祝，遂二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要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豸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遇
救在山中住這幾年首句陸地安朕水面凶已自應
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
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為豸府我
如今不要往儀真徑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
伸冤之目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答若該往南
京乞賜聖箸擲下果然是个圣箸蘇公欢喜出了廟

直至南京寫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
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蘭
溪知縣携家赴任行至儀真禍因舟漏重罹凶險
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慣於
江洋打劫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教
授糊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亡勢宦莽盜弄天
莫勦上告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
憫即刻行了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強盜徐能徐用等剛上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叙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听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听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稟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強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真贓真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踟躇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七煞也要分明今日且尽个礼教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收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

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剥皮沈鬍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百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鋪毡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要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夥向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耀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飯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菴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蘇州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擂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爲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操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一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語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煩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請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考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二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喫了一驚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強盜爲何在此徐爺且不回話舉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捆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強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麼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證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探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關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即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前請蘇爺上坐納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踪跡有失迎養學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上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爲證徐爺先

取涿州老婆婆所贈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還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觀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遇見老母及采石駟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奏攻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道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上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拜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个

慶賀筵席正是

樹老抽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早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操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奉還徐爺听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眾盜一个已脚鐐手扭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平昔多曾諫訓且蘇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

東王尚書寫遠無干不須推究你能趙二首惡打入十楊辣嘴沈鬍子在船上幫助打六十姚大雖也在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許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退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奏天子先行出姓改名蘇泰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諸賊不時處決各賊家財合行籍沒為邊儲之用素尾又說臣父蘇雲二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難

之餘宦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袞，獨居故里，未知存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暫歸涿州省親，婦娶云云。奏章已發，此時徐繼祖已改名蘇泰，將新名寫帖遍拜南京各衙門，又寫年誼帖，手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記着祖母言語，寫書差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殯殮，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前當人賚了盤費銀子，重到蘭溪，於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柩，回涿州祖坟埋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一

准仍封蘇雲為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別部。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斬諸盜。蘇泰預先分付獄中將姚大益、死全屍也。筭免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我雖不曾與蘇奶子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响，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削千手似飛天羅刹。刀斧刻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變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兇鬼至。陽間地上，人人都慶戴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知會揚州府、宣儀、真縣官，將

強盜六家預先懸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室如山都爲官物家三女哭兒啼人離財散自不必說只有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乳母一步一哭到南京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况且丈夫已經正法罪不及祭又恐奶二傷心不好收留把五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辭了年兄林操江御史公別了各官起馬前站插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親一面寫着欽賜歸娶旗幡鼓吹好不齊整鬧嚷嚷的從揚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真蘇太爺甚是傷感鄭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虧了菴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十九年前是曾有個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日無人識認只得歛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回復了御史公備了祭禮及紙錢冥錠差官到義井墳頭通告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菴中老尼另封白銀十兩付老尼啟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勝夫婦亡靈這叫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站先到渡口駟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名貴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听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牌，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駟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欽賜婦，婆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答道：小兒尚未擇聘。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稱。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

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言行聘。成親有詩為証。

月下赤繩曾縮足

何須射中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船

誰想尚書為眷屬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担閣，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喜老夫人尚然清健，見兒子媳婦俱已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是向年汲水所遇的郎君，歡喜無限。當初只恨無子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旧居火焚之餘，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工，真个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為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黃天蕩裏賊猖狂

平波往復皆天理

那見兇人壽命長

二卷
危歛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小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照幾州。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為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